

鄭啓濤、許森、呂啓賢、馬郁蘭、獲菲容訪問

日期：2010年3月10日

時間：下午3:00至5:00

地點：香港童軍總會

受訪者：鄭啓濤(鄭)、許森(許)、呂啓賢(呂)、馬郁蘭(馬)、獲菲容(獲)

訪問者：梁操雅博士(梁)、劉思詠小姐(劉)、陳嘉欣小姐(陳)

梁：在鄉師時期的生活，或者是課程上的特色，和別的師範有甚麼不同，大家畢業以後都在村校任教，那村校和市區的有甚麼不同？在教學的生活有甚麼特色及趣聞，我也很想認識一下大家的教育背景，爲什麼會入鄉師呢？或者由獲女士先說吧。

獲：自己的志願就是...最初有兩個志願，一個是做護士，另一個是做老師，結果因爲我見血便感害怕，最後便選擇了做老師。做老師，我考上了鄉師，因爲我對大自然...我喜歡花草和鄉村的生活，所以便進了鄉師。我們是鄉師最後一屆，撥了進葛量洪師範學院。政府非常好，租了一間 house，不是宿舍，是兩層的，有舍監，二樓是女同學的住宿地方，樓下則是男同學的住宿地方。我們稱呼社監作 Mrs. Yip，她對我們十分好，我們每天就在那裡住、食，差不多時候便走到學院那邊上課，放學便回到宿舍去。那時候比較年輕，經驗又少，真是一個學生的模樣，每樣事都做足，很勤力。我們的院長是張榮冕，很有名的，或許你也聽過，老師有羅宗淦老師、鄭蘊檀老師，還有現在經常跟我們開會的馮翰文老師，還有何漆園老師，畫畫的，我們有位 Mrs. Lee（梁說：Mrs. Yip 嗎？）...Mrs. Yip 是舍監，Mrs. Lee 是教家政的，我們三位都是選修家政的，剛巧我們三位都是選修家政的，還有一位何雅明老師（梁說：這位是日後的副教育司嗎？）是。那時候很多老師給我們的教導，我們都...當時不懂報答，日後便知道我們得着的是用不盡。

梁：你剛才說怕血，所以沒有當護士。那麼入讀鄉師前，你在哪裡讀書？

獲：培道女子中學。

馬：我也是培道的。

鄭：培正、培道...

獲：我比她（註：馬郁蘭）高一班，留班。

鄭：培道學生很頑皮。

馬：不要說留級，你出來...

獲：我原來是一位華僑，我...你可以當我是一個孤兒，但又不屬於。我的父母全在外地生活，我跟著一位太婆，很老的，是我父親的養母，我跟著我婆婆，兩婆孫，在香港生活。

梁：為何只有你來到香港？

獲：因為那時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撤退得...因為這位婆婆不能撤退，便留下我。我那時候只有十一、二歲，其他、我的父母...那時候我只得一位妹妹，他們撤退返回美國，他們是最後一批撤退的。為何會留下我呢？他們說婆婆很疼惜我，便要我跟著婆婆，所以我們到來香港的親戚，便只得我們兩婆孫。

梁：我問多一點點，因為我們也在探究另外一個主題，就是廣州對香港教育的影響。你在培道畢業以後有沒有回去？當時培道是否在延文禮士道？

獲：不，在士他令道。

梁：即不是現在的校舍嗎？

獲：不。

馬：延文禮士道是第二個校舍。現在也快將拆卸了，興建第三個。

獲：現在已經完成了，已經入伙。二千多萬元。

馬：我入讀那一年，學校剛剛籌款，興建延文禮士道的校舍。我未曾在延文禮士道上過課。我們有份籌款建校。到後來離開學校幾十年後，返到學校去，他們又開始籌款興建第三個校舍，舊的那一間拆了沒有，我也不知道。

鄭：士他令道那裡地方很小。

馬：對。

獲：士他令道的是向浸信會商借的，所以我現在仍是浸信會的教友。我十多歲入讀培道時便進了浸信會。培道是商借士他令道作為它的校舍，副堂是學校。接着便租了嘉林邊道，在嘉林邊道的時候是裊偉靈當校長，是香港青年...

梁：你在哪年入讀培道？

獲：194...我入讀時是六年級，是和平後...因為成績達不到...大約是 1945、46。

鄭：1945 年才剛剛和平。

獲：和平後便立即...我婆婆帶着我從澳門過來，他...

梁：在澳門時你有沒有受教育？澳門也有培道。

獲：澳門有培正。那時候因為環境不佳，失學，回來以後只能讀夜校，超齡了。那時候的李清心校長准我先入讀六年級，讀六年級的下半年，然後再升中一，因為連 ABC 也不懂。

梁：培道嗎？

獲：是。我在培道時，便請了黃注勛博士補習英文，黃注勛博士補習英文...我婆婆很疼我，她說給你多少家財也是沒用的，她本身很喜歡別人讀書，她很羨慕別人有學問，她說不重要，而學問則是一生人用不盡的，所以她不准我到男子學校讀書，因為有一種封建的思想，一定要進女子中學，例如真光、培道等等。結果我讀畢培道以後，我希望英文可以好一點，想着找回我的父母，結果又轉到 St. Mary，所以我在 St. Mary 中學畢業。我的校長是 Mother Regina，也許你會聽說過。現在我在 St. Mary 也有一些校友，我的一些同學也曾在聖瑪利教書。

梁：培道的新校舍將會於星期五有個儀式。

獲：對。那裡花了二千多萬元，全世界的培道校友也有捐款、籌款。

梁：有沒有參與一點校友事務？

獲：因為我身體不太好，他們經常給我寄來學校消息。有一年，我們 1952 年的樂社有個聚會，重訪延文禮士道，他們有個歡迎我們樂社校友的儀式，還上廣州找回東山培道，但它已改名為第七中學，它的前身是培道中學。

馬：你曾在東山讀書嗎？

獲：沒有。

馬：我曾在東山讀書。

梁：馬校友，你曾在東山讀書嗎？

馬：我曾在東山讀書，我是培道的。49年以前我在廣州讀書，在東山。49年我便搬到香港去。最初到香港，什麼也不懂，找不着培道學校，便隨便進了一間學校。結果在培英讀了三個學期，後來無意間經過九龍城，原來培道就在那裡，便立刻轉回來。來了香港，在培英讀了三個學期，後來轉回培道，在培道畢業。最初就在東山，曾經住過，寄宿，在東山。

獲：現在改為第七中。

馬：後來便沒有了，我不曾在延文禮士道上課，但後來學校邀請我們這些舊校友回去...

獲：那時候已經畢業了。

馬：就是回去坐坐、聊聊天。

梁：有沒有回到廣州的培道？

馬：沒有。來了香港以後便未曾回到廣州。

獲：我的同學有些在廣州照片，給你看看。

馬：我們這些年紀的人，很多經歷十分相似，打仗時不能讀書，斷斷續續的。有錢...那時候需要一次過繳交全年學費...有時便繳交一個學期的學費。沒有錢，下個學期便停了。於是讀一回兒停一年，讀一回兒停一年，幸好我爸媽...

梁：你知道廣州培道戰時...

馬：不知道。

梁：因為你 49 年才...

馬：我 46 年和平後便回來。

獲：那時候尚未解放已被人接收了。培正則有些領袖，一直繼續。

馬：那些事我不懂得。我是 49 年 8 月來到香港，那時候尚未解放，所以未曾見過這些事。我印象最深是日本人佔領的時候不能讀書。

獲：培正是林思謙、林思安的爸爸林子豐...

馬：知道林子豐是培正校長。

獲：因為我有一位契叔叔 — 林祖勇，在培正教書。

馬：那時在東山，培正跟培道就在隔鄰，是友校，有什麼校慶、什麼的，都是兩校一起聯歡，很熟絡。

獲：我們培正、培道，每星期都要到九龍城浸信會守禮拜。

梁：培正也用浸信會嗎？

獲：培正也去，培道也去，學生。

馬：是浸會旗下的友校。

獲：我們培道僑借培正的學生做男生，因為沒有男主角...

梁：做話劇的時候。

獲：是。

梁：我們說回鄉師吧。鄉師你們是最後一屆，鄉師跟葛師的學制應該不同的，鄉師是兩年制，葛師是一年制。

馬：我們讀了一年。

梁：你們到葛師上課的時候...

獲：他們給我們買了...租了一間校舍。

梁：但都是鄉師的學生？（錄影片段中斷）

鄭：你們是投考鄉師的嗎？

馬：是。

獲：是。

鄭：爲何你們會撥給...

馬：因爲政府無錢，無校舍。

梁：張園那邊...

獲：張園那邊還有一屆 — 第七屆，未畢業，容納我們大約廿五人。我們最後一屆只剩下廿五人，所以便將我們撥入葛師第三屆，鄉師是第八屆。

馬：我們投考的是鄉師，但真正受教育的校制是葛師。

梁：那麼你們畢業證書是寫鄉師還是葛師？

馬：葛師。

獲：葛師。

梁：在葛師是修讀兩年制？

馬：一年。

獲：一年。

梁：也是一年。鄭校長稍後再談談鄉師的詳情。三位在葛師修讀鄉師的課程，跟從前所讀的有何不同？

馬：不是讀鄉師課程，跟葛師同學所讀的完全一樣，不是另外讀的，是與葛師同學一起讀。

獲：但有一個特點，就是每星期政府的農林署會派一架車，送我們到張園去，種花生、養豬、養雞、豬隻的交配，要我們認識，是陳老師，「陳家煦」老師(註：姓名暫爲同音字)。政府派車送我們廿五人到那裡。

梁：每星期都要去嗎？

獲：是，每星期一堂。若他約定了...

呂：是星期六的。

獲：對。農林署有車來，表示我們是鄉師的學生。

梁：那麼葛師的同學便不用去了？

獲：葛師的不用去，只有我們 25 人去，這是一個特點。但每次上堂，上 lecture，是 125 人，葛師 100 人，我們用盡一個大禮堂，125 人，上 lecture，何雅明教英文，何雅明是位博士。

梁：你（註：鄭啓濤）兩年也在張園，你那時候上農科課時情形怎樣？

鄭：跟他們肯定十分不同。我們六時便要起床，然後做晨操，老師還未回來。我那兩屆大多是由我領隊，跑公路，跑幾公里，回來後有時會洗澡，有時不洗澡的話便做田工，做農業的田工（獲說：種花生？）。我們不是那麼簡單，（獲說：我們偷你們的花生吃！）我們這些男士要負責打水，因為那裡沒有自來水，又沒有河水，要從井中取水，所以練得我們「手瓜起**脹**」。日日如是，男同學打水，女同學澆水，一桶一桶的給他們澆水。每早做畢澆水這些農常工作，即是種菜等工作，便有另外一、兩組餵白鴿、餵雞、養羊、養豬、餵豬，分小組的，男同學大多去澆水，女同學大多去做餵飼的工作。做畢農常，休息一會兒，便差不多到吃早餐的時候，那時候才吃早餐。

梁：未吃早餐有氣力打水嗎？

鄭：有，年輕人。吃畢早餐反而無力，吃飽反而無力，每早起身做運動的，至多也是喝杯水。打水後，做畢農常，便吃早餐。吃畢早餐，九時上課，九、十、十一、十二，四個小時，九時到一時，那四小時很辛苦很辛苦的，上課比做田工還辛苦，為什麼呢？因為吃畢早餐後要坐着聽足四小時的課，你說辛苦不辛苦呢？坐着的，你可想像那個情形。而且課室不像現在的...有一半就像我們現在這裡的情況，就是一個 U 字型，有一邊是空的，U 字型，一邊空，那邊沒有東西。

梁：它是別墅改裝的嗎？

鄭：是別墅裡的馬房、草房。

獲：校長跟他們住在一起。

梁：當時收生也是 25 人嗎？

鄭：無錯，原則是取錄 25 人。但我們那一屆很特別，取錄 25 人，但開課後兩個星期，只剩下 19 人，為什麼？因為有 6 個女生離開了，做了兩個星期，捱不下去。又要做農常，又要做這樣那樣，養豬養什麼的，那些嬌嬌女是捱不下去的。接着還要上課四小時，直到中午一時，吃畢午飯後，下午又再上課，每日上課十節，上課十節，每節是 20 分鐘...40 分鐘，每節 40 分鐘，上 10 節，到大約五時下課，便去洗澡、做些事和休息、吃飯。吃飯後又再上課，是自修課，到十時。每天也是很長時間。

馬：捱不住的。

鄭：捱不住，有的真的捱不下去。到十時才可做點自己的事，如洗衣服、洗澡等、聊聊天。到十時多便要上床了。

梁：既然如此，也就談談宿舍生活吧。他們（註：馬郁蘭、獲菲容）住在洋房...

鄭：他們住洋房，我們住柴房。那是別墅放柴的地方。

獲：我們的宿舍真的很漂亮，就像別人...（鄭說：他們是別墅）別墅，木板地...

鄭：好像公使住的那個模樣，給了政府，很漂亮的...

獲：我們那裡可媲美白宮。

鄭：鄉師那本書有記載的...（獲說：全面漆上白色），那座建築物，你們有沒有看過？所以我們男同學比較辛苦，女同學好一點，住在現時妙法寺那一座...那座現時仍在的建築物。男同學住在柴房，連窗子也沒有，兩層的「碌架床」。

呂：我們在兵頭花園上農科，另外那張（註：相片）是在宿舍門口...

獲：有花園的，真的很漂亮。

馬：我們舍監 Mrs. Yip 是外交官的女兒...

梁：是葉梁保祿嗎？

馬：用英式的那一套訓練一班宿生。

獲：床單要白色，鋪得整整齊齊，一到時候便要熄燈。

馬：住宿舍第一件事便是：買毛巾不准買五顏六色的、花巧的、橫間的，要淨色的，那是用來洗面、洗澡的毛巾，掛起來不能五顏六色...

獲：你一定要有一件晨褸，你不能沒有晨褸（呂說：要穿晨褸的）。

馬：電話機在樓下...

梁：有沒有冷氣？

馬：沒有，但不覺熱的，連風扇也沒有。

梁：你們在山崗上。

馬：很舒服的（獲說：很涼）。電話一叫，你去聽電話，如果你穿着睡衣下來，便會給她罵得厲害，罵足幾個小時。是預備睡覺的時候，不是日間穿睡衣，譬如晚上八、九時，有電話打進來，要到樓下聽的時候，你穿睡衣下來就是不可。快點披上晨褸。

獲：很講究禮儀。

馬：很講究禮儀，英式禮儀。

梁：你們三位都是宿生？

獲：我們三人都住在宿舍。

梁：是否規定必須寄宿？

獲：是，必須寄宿。

呂：鄉師的必須寄宿。

梁：你剛才說有 100 位同學，加起來有 125 人（獲說：100 位是葛師的）。葛師同學不須寄宿嗎？

馬：他們不能寄宿，想要也不可。

鄭：根本沒有宿舍。只是給你們勉強找到宿舍，因為你們是鄉師，要住進宿舍。

呂：就當我們在鄉村，但到這裡上課。

梁：剛才你給我看的那照片是兵頭花園，這是農科一個實習的地方。到兵頭花園種些什麼？

呂：只是去認識這叫什麼樹木，這叫什麼花草，去認識一下。

梁：我認識還是談談農科，比較有特色。鄭校長你真的身體力行，在兩年充足的練習下，畢業後有沒有教過農科呢？

鄭：無。為什麼呢？鄉師有農科，但我畢業後回到天主教學校，天主教學校沒有農科。

梁：也在新界嗎？

鄭：在新界，但沒有農科。不過由我們打理的校園，在比賽中很多時都拿到很好的成績，有時候冠軍、有時候亞軍，因為即使是校內很小的地方，我們也會弄好校園，加添噴水池，又有石山，又栽種植物，所以當時督學黎家駒很欣賞鄉師的同學，每人都把校園弄得非常漂亮。雖然沒有農科，但亦可教導學生如何設計校園，如何種花，如何打理和設計校園。

梁：你們學生的來源不是一定來自村落，是嗎？

鄭：是，多數來自村落，因為在鄉村...

梁：他們在村不須種東西和耕作？

鄭：不需種東西。雖然在村，但學校沒有太多地方，何來地方耕種？有些村、有些學生家長耕作的，其實很多學生都懂得耕作的，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在元朗洪水橋的英賢學校，附近整片都是菜園。那是 60 年代，人們湧到香港，偷渡到香港。以前所謂偷渡，就是過關...你有沒有聽過「抵壘政策」？（梁說：進來以後便行了）「抵壘政策」就像打 baseball，只要踩到那地方便行了。那時候只要你踩進香港的境界，便可成為香港居民，可以居住了。「抵壘政策」後，便多人湧進來，所以洪水橋...因為有些菜園，可搭建寮仔屋。那些人走過來，沒有地方、難以維生，便找個地方耕作，搭一個寮仔便可讓很多人居住了。我試過有一家人，只說來我們英賢學校讀書的，便已有十多個孩子，只是一個家庭罷了（梁說：一家的意思是一對父母嗎？），一

對父母便有十多個孩子，十多個孩子...因為沒有什麼其他活動，來到香港便生兒生女，一生便十多個孩子，有些英賢...現在帶來...說這些統統是我們的同學、我們的兄弟姊妹，照相有十多人（梁說：就像一隊足球隊），比足球隊還要多，不用像現在那般煩惱的...從前的生活較容易，很容易解決，因為種菜、賣菜，小小的生活...學費相當便宜...以前收學費的，現在連學費也不收了...不用，完全不用...不，從前是收學費的，很便宜（獲說：一元象徵式的），不只，要看學校什麼性質，有些一元，亦有一些不收，有些只收很少，叫雜費，所以鄉民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孩子真的一流。為何一流呢？尊師重道，肯聽話，對嗎？你們也會同意。現在那些真的離譜，現在那些怎會是學生？欺負老師、打老師，哪會聽從老師說的？以前老師真的...老師又好，真的盡心盡力地教，學生、特別是學生家長，是非常尊敬老師，一談起老師，人人都非常尊敬（獲說：而老師亦非常愛惜學生），沒錯，任何時候那個關係都應如此。（獲說：現代那些...）現代那些不談也罷...

梁：現代那些不要談了，我們還是談談英賢。英賢一班有多少學生？有多少班？

鄭：英賢呢，我到來的時候有 12 班，上午 6 班、下午 6 班。

梁：6 個班房？有沒有？

鄭：6 個班房。有上、下午班。後來改善了環境，增設了校舍，結果增建 3 個課室，變成 9 個課室，另加一個校務處，最多可開設 18 班。結果我們開至 15 班時，環境又變得不同了，那時候...大約 400 人。

梁：村校有 400 人是十分厲害的，因為你們理論上是 6 個班房。

鄭：因為從前一個課室容納多少人？你知不知道？（梁說：不知道）45 人，45 人一個課室（獲說：不合格了，只有 42 人），42 是後來的。45 人是在最初的時候。

馬：不是，我最初的時候是教複式的，一班只有三、四人。

鄭：那些可不同了，現在說的是標準課室，是 45 人，一個課室可容納 45 人。

梁：我們又聽聽另外三位談一下吧。三位畢業後是否都在村校任教？教哪一間？有什麼特色？譬如班制。

馬：我在大埔任教，那些小學面積很小。

梁：哪一間？

馬：大埔滘公立學校。只有三數個班房。

梁：校址在哪？

馬：大埔頭...

獲：就是鄧顯樞那一間。

馬：記不清楚，我記得只有三數個班房...

獲：鄧顯樞爸爸那一間。

梁：是啓智嗎？

馬：是啓智，我全都忘記了。

梁：那麼便是大埔頭了，太和後面。

馬：只有三數個班房，教複式，一班只有三、四個學生。那邊寫字，就跟另一邊講課；那邊講課，就著另一邊做功課。

梁：就像補習那模樣。

馬：全間學校只有四、五位同事，只得我一人是女的。他們便很小心，對我這個女同事就像金菠蘿，哈哈，很好的，對女同事很優待、很好。我記得最特別、跟外邊不同的是，他們有什麼喜慶，例如有村民娶媳婦，會邀請老師出席飲宴，人人都會出席。不是在酒樓，他們在祠堂設宴，一張張圓桌放在地方，放幾個磚頭砌出一張張園桌，所有賓客蹲在地上，只有老師一枱是高起來的，坐條橈，就只有老師一枱，就坐那些坐條橈，老師坐條橈，一枱，其他全部坐在地上。

梁：覺得冷嗎？因現在太陽已開始下山。

鄭：不打緊。

馬：很特別，與外邊的真的很不同。在開始時，便拿出一個個豆青碗，斟滿了酒，我們人人都不喝酒的。好，就把酒倒回去用來盛飯，於是那碗便有酒味，只有老師一枱是這樣。我印象就是那麼深，他們吃飯時很有趣。

梁：我曾看過一些文字，啓智的學生十分尊師重道，學生甚至煮飯給老師吃。

馬：沒聽說過。

梁：可能是較早時期，仍是祠堂的時期。你也知道啓智是由流光堂轉型過來的。

馬：我教音樂，我可不是選修音樂的，但我必須教音樂，那便要教了。沒有鋼琴，什麼也沒有，就到祠堂唱歌。祠堂沒有人，地下有牛糞，把它踢開，便整班在那裡唱歌，我唱兩句，他們跟兩句，便叫音樂課。

梁：那時候還未有太和站，當然大埔墟站也不是現在那個站，要遠一點。那你怎樣回校的？

馬：走路，沿火車路返學。

梁：每天都返？

馬：是，我在對面住。

梁：不住在那裡？

馬：在那裡住，在那裡租了房間，我們人人都是...

梁：租哪裡？在大埔頭村？

馬：不是大埔頭，是大埔墟，走過去也不過十五分鐘。我記得是橫過火車路的。

獲：很危險？

馬：不怕，火車沒那麼快...

鄭：一小時才有一班。

馬：我記得是橫過火車路走過去的，每天如是。星期一返學校，星期六回家，每星期如是。每逢周六，我們便相約到元朗坐車出香港。

梁：獲校友你也談談吧，你的經歷又是怎樣？畢業後在哪校任教？

獲：我是汀角學校。

梁：是獲派的，還是自己找的？

獲：獲派的。

梁：鄉師理論上一定要到村校任教的，對嗎？

獲：不容你不去的。那時候周覺識去視學的，就是周一嶽的父親。黃校長也去視學的。

梁：黃校長即是黃國芳校長？

獲：是，我們校長。甫到校，我便不想教了，眼淚直流。第一，沒有廁所，我最緊要有廁所，它沒有廁所。再望望，沒有電燈，要點火水燈。複式，又是複式。三位男老師，一位女老師。鄉間的人不知為何對女老師有一種...不是歧視，但總覺得我們不及男老師能幹。到了以後...派你去，你不可能不去的，就唯有先捱着。村長很有錢，叫余福，在那裡開太平辦館的...

梁：你在哪間任教？

獲：汀角明德。

鄭：斜路上的。

獲：斜路上的，但我任教的時候，因為有很多複式，一、二年級便在祠堂，四、五、六上山。

梁：那是姓余的？

獲：全部姓余...姓余的多一點，有姓余、姓羅、姓張，姓余的是大姓。余福，我就在余福的家，在他家住，他有很多房間，任我選擇，我便選擇樓上六樓。買了蚊帳、火水燈、書枱，書枱由他供給，蚊帳則自行購買。

鄭：我要出去準備一下，你們繼續吧。

（鄭啓濤離席，許森加入）

獲：他們真是尊師重道，但是他怪在.....他的學生有一個特點，你一定要校服：白衫、藍褲，有時沒有，都由得他了，他很怪，那些人很窮，那些家長是種田、種菜、打魚、捉魚...學生一放學就脫了鞋子，拿着鞋子走了。

梁：脫了鞋子？

獲：放學一出學者門口，就脫了鞋子拿著走，都不會說「拜拜」。「再見」是你教他的，「再見」是你上課...下課你要打鐘，打那些叮叮鐘。那他們放學脫了鞋子就走，他走得比你快，你捉不到他。那我初時問他們為什麼要脫了鞋子？「媽媽說，鞋子要穿一年。你整天穿，不就把我的鞋子都穿破了嗎？不穿鞋是很舒服的，先生，你試試打大赤腳走」我怎麼行？又有釘、又有雞糞、牛糞一地都是，我怎麼敢脫了鞋子。那我去的時候都哭過幾回，但你不可以半途而廢，要繼續努力，我又覺得那裡的人對我非常之好。客家呢，他對我說「你好衰啊。」我說「你仲衰。」那我回來問人家，為什麼我好衰呢？我自問好盡力教啊。原來是「你好去睡覺。」原來是「睡覺」。那我說「你又好『衰』」他們就覺得這個先生真好禮貌，叫我早些睡。那就是一個笑話。他們都不會說白話「(客家話)你講乜啊？」「(客家話)我唔知啊」。糟了，我都不會，他們不會，那我要學了客家，再轉為白話。

梁：你都說得很流利啊，說兩句來聽聽...

許：哪一條村？

獲：汀角啊。

許：哦，張雲那裡。

獲：張雲那裡。現在有張雲的照片，張雲都說客家。

許：張雲會說客家。

獲：我也要「(客家話)阿婆、阿娘，你早啊」都要說客家。現在...

梁：不如說一段客家話來聽聽，讓我們錄下來。

獲：就是如果通到老人家就要說「(客家話)阿娘，你好嗎？早晨啊，食飯唔曾啊？」就是你吃了飯沒有。

梁：那我想問上課是不是都要用客家話？

獲：頭兩三個禮拜，根本他們個個都看着你，不知道你說甚麼。

梁：你又看着他們不知道他們說甚麼。

獲：他們看着我「眼光光」，我都知道他們是聽不明白。那有一兩個是出墟做生意的，他們告訴我「他們不知道你說甚麼。」(客家話)『what 先生』他們不是叫我獲先生，爲什麼叫我「what 先生」？你現回去說找「what 先生」，有人認識我的。那就要改正他們，「你們叫我獲先生早晨」就好似教小朋友唱歌，我說一句，他們說一句，兩三個星期之後，他們就會讀書，我說最好不要說，回家才說客家，我們上課就回廣東話，那他們有些好快就改到，有些則很慢。

梁：村校真的很多趣聞。呂老師，可不可以多說一些？你就在元朗，馬鞍崗村。

呂：馬鞍崗村，全村都講客家，那我就教低年班，一、二年班那些完全不會說...

梁：是不是又是只有你一個女老師？

呂：對，三男一女。

梁：會不會是這樣安排的？剛巧三位都是這樣說。

呂：他的政策是這樣，剛好有一個女的教低年班，但低年班麻煩的是，不會廣東話，你要盡快學到客家話，那我一年就學會。要是說趣聞呢，那上課，學生舉手「(客家話)先生，我大便啊。」那我知道是甚麼，那就讓他去，那他連忙跑到哪裡去？跑去字紙簍，一直找，就是找廢紙.....

馬：找張紙去擦屁股。

呂：對，他們的物質是如此貧乏的。所以看到他們這樣子，我當時不明白，即是當時覺得很難過，物質很貧乏。

梁：馬鞍崗村的校名叫甚麼？

呂：育英小學，我有照片在。

許：我補充一句，找教客家書的先生是很難找的。客家人都未必會，有些字是不同的。

呂：他們叫寫字做「寫書」。

獲：他們叫媳婦作「xx」。

梁：三位都是在裡面住，從在葛師的「豪宅」在若干個月之後就變為在村屋入面，會不會不習慣？

馬：真的不習慣，沒有這些廁所的，全都是旱廁.....

呂：沒有自來水，全都是旱廁。

梁：沒有白色毛巾和晨褸了。

許：是不是有學生給你們挑水？

呂：有校役。

梁：那老師真的是相對上受到尊重。

呂：做飯，給我做兩餐飯，拿上來給我吃，挑水來給我們。

獲：我們洗澡是用水殼，不是用花灑。

梁：我都說是從豪宅到鄉村情懷，那要一段時間才可適應。

馬：那又不是，我們年輕時不覺得是一種問題，沒有人去比較的，沒所謂的。

梁：那許老師來了，你是第二屆的，畢業之後在哪一間學校任教？

許：我在荃灣公學，但不同的是，我那一間是城市學校來的，已經是十分城市化。

梁：在哪裡？

許：荃灣，天后廟那裡，即係現在綠楊新村那裡。那時已經是城市化了。

梁：都是平房式？兩層的？

許：都是平房式。

獲：我最後由苦變甜，最後來到這間學校，是標準的學校，大埔公立。張炳昆是舊墟，他是我先生的同學，全都是皇仁的。柳志強嘛...我們最後就只有兩三個教這間，那些校董寫信來，要我們去，那結果我更慘，就是我教客家的這一間，我覺得，我捱不了，那我又捨不得那些學生，那又經常和他們聯絡，那他們把我一調...我又上教育局申請，我覺得我不適合，我想申請轉校，就把我調往元朗，那更糟，元朗就認識了葛師的同學，就合租一間屋，那時候我們不生性，只有十多二十歲，大旗嶺水浸，有很多盤，我們坐上那些盤來撐船。

梁：有沒有照片？

獲：沒有啦，就只有那些照片，有扮客家婆，借了人家一套衣服來拍照，是沒有穿鞋子的。

呂：這一張是我們去旅行，學生一生人第一次離開鄉村去旅行，就要穿鞋子，就是去青山寺旅行，那是很大件事了。

獲：這張是葛師畢業，我同學說要對照這兩個人。

梁：許老師，我聽鄭校長說，你們都是每朝早操的.....你的農科到了荃灣公立不就無用武之地？

許：沒有的，就只有一科農常，都沒有了。

獲：我記得學校漏水，要穿靴子來上課，教唱遊。結果當時是羅宗熊...那時我未結婚，是我先生的老師，就說「找我老師啦」，敲門，他問「你來做甚麼啊？」他說「怎麼了？」「我女朋友又不行，又哭了。」「怎麼了，是不是又想坐回火車啊？」又把我從元朗東莞同鄉會...其實都很好的，我有很多鄉師同學在那裡教。校長要我們，就是黃國芳校長要我們一星期出去教小學班，就在天主教崇德，義務去教成人班，那我就去教中文了，七點上課九點下課，但你要行一條很幼的河，那時我很害怕，下雨的時候有條河，你有教過吧，教夜校的時候...

梁：崇德是洪水橋那邊嗎？

獲：元朗大馬路，近一條河邊，兩個魚塘，夜晚行的時候...七時上課，是教成年班，全都是做工的，他們不會英文...

梁：那時候不是村校了？

獲：崇德是一間天主教的學校，但我們一人去一晚...

馬：是借出校舍。

獲：免費的成人班，那些學生比我們年長，但他們想學習，計數、英文...

梁：是甚麼年代？

獲：58 年吧。

呂：兩邊是魚塘，中間一條路完全沒有街燈。

馬：她的學校在馬鞍崗，有一個星期六我約她一起回家，我等了很久都不見，原來她踏單車掉到田裡去。

呂：對啊，掉到田去，一定要踏單車才可以出來。

獲：所以我在汀角，就是我現在的先生追求我，就帶三個男孩子，那些學生跟我說「獲先生，你的朋友都掉到田裡去。」個個都掉下去渾身是泥，原來那三個都是在九廣鐵路做的，回到去坐火車...我先生都是九廣鐵路的員工，都掉到田去。我自己沒有掉下田去，只要三元，就有車夫，三元車我出去...

馬：坐單車尾嘛？我也是

呂：我自己踏單車。

獲：沒有我不會踏，三元有車夫。星期六來大埔火車站接，放學就送我回大埔墟火車站，之後因為下雨，浸腳。那就調我到大埔公立，一直教到我退休，但其中...

梁：但是去大埔公立是不是已經是這個校舍？

獲：不是，又是一個痛苦，一去就是北勝街入禁山那條路，是一舊木樓.....

梁：多少層？

獲：兩層，就是不夠課室，只有三、四個課室，另外在正而學校對面租兩個課室。大埔最出名有崇德小學在火車站附近，有一間正而，是名校來的，基督教的，租了一個木樓，那時先生上課要遊街的，那上課就要拿着書遊街去上課，然後就回去北盛街

那邊，那邊的對面是屠房。那你要跟他們鬥，他們宰豬呱呱叫，你教書也要呱呱叫。那又是一個木樓，但我們沒有老師或學生在走路時發出聲響，因為發出聲音就要罰了。個個都放輕腳步，也不會穿高跟鞋，都是用腳尖走路。

梁：但大埔公立就不是客家的了？

獲：不是客家的，但收甚麼學生？元州仔的學生，全都是坐船的，都是講客家，收墟的學生，亦有部份不會說白話的，又沒有操場的...

梁：但大埔有一部學生是鶴佬的。

獲：對，鶴佬多，那些父母很惡的，帶着兒子來說「先生，他不聽話，你打他吧。」要我們打他，那我們不可以打人的嘛，有一個家長送一大束藤條，他是做藤椅的，每個班房，那我說「好的，我們接受你，用來指黑板，唱歌的時候用來指黑板。」你不可以不接受，他們是很惡的。

梁：鶴佬有沒有鶴佬話？

獲：有，不過我們學不會，很粗俗的。如果你.....譬如我們收書簿費，我們找回五仙給他們，他們說髒話，說他們不需要這個五仙。那你也要找贖的，要不然不行的，我們當老師也很慘的，又是有很多師兄都在那裡教。最幸運的是，我們沒有操場，小息的時候學生隨街走，小息完結，打鐘他們又走回來，車又車不着，撞又撞不到，十幾年都沒有發生交通意外。他們四處走，又買雪條、又踢球、踢毽，又在一起玩，都是在街上。

許：下晝上完課，有一個「大休息」時間。就是讓學生玩上半個小時，叫大休息，不知道會不會讓他們回家吃飯。

獲：最後那木樓只有兩個廁所，兩個都是旱廁，你見過那些蟲沒有？在走上走落。旱廁有蟲的，真是好恐怖。但是百幾個學生一樣排隊，又先讓你們老師，都可以解決。我們是半日制，很可憐的，1982年...80年業主收樓，那時真是有一個哭喪會一樣，學生到哪裡去？老師到哪裡去？每人派一個白信封，自己去找教席吧。校董會派一個白信封說解雇我們，要去教育部求職，學生拉着我們問「先生我們到哪裡去？我們到哪裡讀書？先生你到哪裡去？你去哪裡，我們就去那裡。」那時大家都流淚，那是我一生最難忘的場景。我們都沒有心情，學生到哪裡去？就像人球一樣，求崇德收一些、正而收一些，大光園要一些、誠明要一些，因為大埔有七間名校，大埔公立很厲害的，我們收生是七間學校每一派一個老師，譬如我負責出英文試題，那校長就推我去出英文試題，別的就出中文試題，就是平均收生。

梁：有沒有聯招？

獲：就是聯招，不可以一人收所有學生，七間學校在分，出題又是很公道的。那我的學生到哪裡去？

梁：最後怎樣？

獲：那就求那七間名校的校長，那些校長都是熟絡的，你收他們吧。你的學生不是每個都好的，有十個學生有五個好，有五個是不好，那你都收好的又不行。求人收，學生也哭。

梁：後來爲什麼...

獲：後來我去了誠明小學，就是小學會考率最高的，但要走一百級樓梯上。

梁：在今天的哪裡？

獲：禁山，大光園，半春園上去，你說多辛苦，但你沒有工作，人家又派你去，你就一定要去。我坐火車去到，再行一百級石級上去。但誠明是在山頂的，校長要求非常高，下課了也要補課，我的會考學生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如果考得不好就給你看面色，結果我們有個校友叫何容生，是大埔公立的學生，何容生就覺得...就是童軍有一個程錦明老師，我們叫他「九伯」，是松柏塢人，是沿門托碇，就是拉着隻牛在全個大埔墟捐錢，來建大埔公立，他問爲什麼要忘記這間學校？沒有辦法，我們都散了，學生都散了，就要求政府給五十萬，何容生給五十萬，一百萬復校，校董會就立刻打第一個打給我，叫我立刻回來，爲學校服務，他說我做了十幾年，我應該回來，不要再走百幾級石級。那我就回來，一直教到我退休、移民，我移民去了十年美國，不適合我的生活，就回來。

梁：鄉師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馬校友又如何？你教第一間是？

馬：啓智，之後是葵涌公立，就是一個大山上面，現在有沒有我都不知道。

獲：它一向都是好學校，軒尼詩也好。

梁：但葵涌公立和啓智有甚麼分別？

馬：大很多，很有規模，建築等都很好。在山上面自成一角。

呂：當農忙的時候就開始打風，一打風，那些家長就走來學校，對那些四、五、六年級的學生「不行了要打風了。」那些學生全都要離開課室，回家幫忙收割，我們上課的時候聽到家長要收割、打風了，那我們立刻暫停，讓學生回家幫忙。是很特別的。

梁：有沒有試過水浸？馬鞍崗。

呂：沒有，沒有試過水浸。

梁：因為你都說是田基和魚塘。

馬：有家庭探訪，鄉村都是沒門牌的，要小朋友帶路，他們很熱心地告訴你即在這裡，乙在這裡、丙在這裡，很多狗跟着你。我以前很害怕狗的，自此以後就不怕了。有很多狗的。

許：以前去家訪，就是叫學生放學不要走，和他一起回家。

獲：學生很聽話的，叫他們坐就坐了。

馬：自從那次就不怕狗了。

許：現在都沒有家訪了。

獲：以前是尊師重道，當你是聖人的。

馬：還有印象很深是，家長請老師去吃飯，那就去吧。去到坐下來椅子上有幾十隻蒼蠅，你都不敢坐，但我記得陳老師教導「不准嫌棄，多髒你也要坐。」那就坐吧。陳家煦老師。吃飯的時候，那雞是特別的肥雞，咬下去沒有肉的，全是肥膏。把最好的雞給你吃。

獲：我現在的學生對我最好。每次林村打醮，十年一次，他在英國回來，他一定叫我去。

梁：下次也叫我去吧，因為機會難得。

獲：對，他是在汀角山。

許：我們有沒有同學在林村...林村公立

獲：不就是張雲...

梁：其實當時來說，你們這麼多同學，大家都是教村校的，一屆有廿五位同學，大家會不會一起傾訴一下？

馬：沒有，只是一起回家，沒有傾訴，那就星期六約在一起在車站，她就掉下塘了。都是趕著回家了。

許：當時很多同學想出城市教，當時黃國芳是不喜歡。

梁：黃國芳是有一個理想。

獲：他自己親自去視學，他要看你有甚麼困難。我記得他去汀角的時候，他都行得一身汗，坐在樹蔭下，學生就跟我說：「有人來看你啊，獲先生」一看原來是自己校長，嚇了一跳，黃國芳校長是大人物來的。

梁：但當時葛師是張榮冕，但黃國芳都兩邊走，因為他還有二年班學生在張園。

獲：有一班學生在張園，我們就寄居在葛師。

梁：你們第一年在葛師，第二年的學生就在張園，其校長就兩邊走？

獲：我們那時有津貼的，他拿個皮箱，一人一百元，我當時就是一百元。

馬：有些人不是一百，有些人是多些的。

獲：我不知道啊。

梁：繼續說說葵涌公立，有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呢？在一個小山崗上，所謂是一個孤島，四面都是馬路。

馬：沒甚麼特別。

梁：之後就去軒尼詩？

馬：不是...葵涌那年有十個教師，一走走了五個，其中有些是退休，有些是校長不和他

們續約，我看見走了五個，我自己害怕，那時剛出來，甚麼都不知道，官校和津貼學校都是一樣人工，沒有分別，那我一於做吧，都不知爲什麼走了五個，要是明天都把解雇就糟了，還是自己先走，所以申請官校，因爲走了五個我才申請官校，如果不是我都會做津貼，那就兩個月就調往官校，轉到官校就常常調，兩年又走，一年又走，都不知走了多少間學校，自己都記不起了，最後退休就在軒尼詩。

梁：莫紉蘭是不是在軒尼詩？

馬：對。

獲：我退了休，去代過一個月課。又另外一番感受。

梁：在哪裡代課？

獲：在英皇。

梁：有甚麼感受？

獲：我覺得那些和小學生有些不同，而且學習精神也現代化了。50年代到90年代的時
候，其中一個笑話是，97的時間我就在那裡，升旗禮，原來他們不會唱國歌，我
說名校也不會唱？那音樂老師就說，快些拿咪來，因爲CNN來拍，因爲我做代課
我住九龍，我是最早去的，那CNN那些人來到，來找Principle，我說他未回來，你
等一下吧。一來到爲什麼不會唱國歌，要立刻播音樂，夾口型。那就是爲什麼現在.....

梁：說起唱歌，又問一下你們，你們教村校有沒有校歌的？

獲：有的...

許：大間的有。

梁：馬老師那間就沒有了。那你唱校歌的時候，唱客家音還是廣東音？

獲：唱廣東音，不過個個都不會唱。音樂老師都是教廣東話，最多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讓你跟着來唱，所以我試過去中學代過一個月課，我覺得有些中學生，有些是很勤
力的，亦都有一些...我覺得自以爲是，我覺得即使我現在這麼老，我的學問都是不
夠，他們覺得好自滿，有些自豪。

梁：因爲是英皇嘛。

獲：對他們是名校。

梁：他們隔壁那間的學生就常常都覺得不夠，就是我讀的那一間。

獲：我的兒子，就是在英皇畢業的...

梁：那就只是個別的情況...

獲：多數現在的學生，和現在的那些...當然不是說小學和中學比，我現在都覺得，好缺乏，就是想學東西，就是沒能力。但是現在的人，就是覺得甚麼都會，「用不着學，電腦我也會啦，我回去上網就可以了。」就是這樣。

梁：不同的，我都說村校的純樸風氣，跟市區是不同的。呂老師你又如何？你教學的生涯，馬鞍崗之後去哪裡？

呂：調了去青山拔臣。

梁：拔臣就不鄉村了。

呂：不鄉村了，是一個小市鎮，是基督教學校。就要派我去學女童軍，學了之後就回校教那些女同學當女童軍。當時那個校長、主任還說還封我當女童軍之母，我說不敢當，不知道現在拔臣還在不在。

梁：拔臣還有。

呂：我一路都沒回去。

梁：是聖公會還是中華基督教會的？

許：中華基督教會。

梁：那之後還有沒有轉校？

呂：那就轉到官校，就是大坑東官立學校，在又一村的。

梁：其實三位都是有些時間在新界。

呂：我三年。

梁：離開之後新界的發展...那時已經沒有鄉師，你們離開之後有沒有和同事聊到，有沒有再入去教，那些老師是不是都是師範畢業的同學？

呂：都沒有回去了，太遠了。

許：後來有新界師訓班。

梁：那是另一回事了。許老師你一直都是荃灣，沒變過。

獲：他很好，我們一直四處走。

呂：不過當時很很奇怪，我們不覺得苦的，年輕嘛。

梁：現在說來都津津樂道。

馬：年輕就要捱一下。

獲：人生就是有些曲折。

梁：那些經驗比別人多和豐富。

獲：也不是的，只是每人的經歷是不同的，談不上豐富，村校都不同的，譬如現在走過汀角路，我都會很懷念...

梁：有空回來教育學院走走。我們也可以去大埔頭。

馬：啓智還有沒有呢？

獲：啓智應該被殺了。

梁：流光堂一定還在，還有敬羅家塾。

馬：葵涌公立呢？

梁：葵涌公立的校舍應該還在，但已經廢棄了。但葵涌公立我在 2000 幾年去視學，還有學生，是近兩年才沒有，我駕着車上去，就感覺到那孤島的感覺。

許：很多家長不喜歡，因為要過馬路，而且是高速公路，在青山道旁邊。對面就是和記大廈。

梁：即是和宜合道口那裡。有間興亞涼果...

馬：我以前上課的時間，葵涌差不多都是田.....

呂：以前大埔有間太平地氈廠，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梁：現在還有的，就是在大埔頭出來，就在汀角路...

許：張雲是在漁角村.....你認識吧？是教畫畫的。

梁：有沒有一些同事是埔師的？

許：張枝繁...

獲：我們大埔公立有兩個去了埔師...

梁：埔師的小學？都是在錦山那裡...

獲：埔師是一個姓譚的，一個姓馮的。張枝繁是張蔚林的兄弟，也是我們大埔公立的校董，所以開會時他都會來。

梁：許太，又如何？你第一間學去哪裡教？

霍：我算是幸運，我第一次調去就去了荃灣的名校，是意大利神父由意大利帶錢來建的學校...

梁：哪一間？叫甚麼名字？

許：德聲...

梁：在哪裡？

許：也是在綠楊新村。

梁：那一直就在那裡教了？有沒有轉過？

霍：後來 Father 升天了，我們又去別處地方。

梁：都是在荃灣？

霍：一時間都記不起了。

許：去過深井、去過屯門，屯門就是...路德會的。

梁：呂祥光？

許：對。她那間學校在荃灣是最厲害的，有正式的學校，最完整的校舍...

霍：就是自己出錢建的.....

梁：我住附近都有一間不錯的，天佑。

許：天佑很後了。50 年代以後的，是修女的。那學校是很有趣的，中間是正庭、是聖堂，然後兩邊一邊是男校，一邊是女校，原來以前是分男女校的，我都不知道。

梁：但學生來源都是那裡的？

許：都是荃灣的。

梁：即是海灞，三棟屋...

許：有些荃灣不喜歡，因為是信教的。

梁：東普陀、玄圓學院就在上面。

許：拜天后。

霍：天主教又有錢在元朗建一間學校...

許：那個神父本來在意大利是貴族來的，有些錢就捐給教會。

霍：天主教在荃灣算是洋化的。

梁：因為荃灣比較近市區，也比較早沾染上市區的風氣。問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剛才都說過獲老師的男友是九廣鐵路的，那你們的朋友圈子又如何？學校教書之外的生活又怎樣？

呂：我就不是認識教育界的。

梁：不要說男朋友了，那星期六、日多數是做甚麼的？

呂：回家了，整個星期在外面。

獲：洗衣服。

許：當時有不成立規定，老師幾乎都要在學校住。

馬：太遠了嘛，你沒有辦法的。

梁：而且也沒可能每天花三、四小時在乘車。

獲：我試過不寄宿，由九龍回去元朗，那時沒有巴士，也沒有輕鐵。就是坐木的巴士，改裝巴士。只是一毫子，但我回去元朗要一個小時十五分鐘。那我的校長也很好，把我頭兩兩節課編為作文課，出一條題目，讓我不再暈車才去上課，但我都捱不了。就是在東莞同鄉會，結果要在元朗租屋住，就是在大旗嶺，水浸的時間把木盤當船撐。

許：初初入荃灣是不習慣的，乘車也可以，因為很近。可是地方很入。那時要坐 16 號。

劉：你們入學的時候只有羅師、鄉師，那競爭是怎樣呢？會不會很難考入？

馬：我同班同學三個人去考，就只有我一個人考到，但他們都很厲害的，其中有一個是...

獲：是不是 20 比 1？

劉：要不要面試的？

獲：有面試和筆試。

馬：主要是面試。

劉：記得面試時間甚麼嗎？

獲：校長問第一個問題「爲什麼想當老師。」「爲什麼要當老師」，我記得有四、五個教育官。我們在葛師考的。還有幾個的，黃校長是其中一個。

梁：是不是幾位都給馮老師教過。

霍：馮老師很好人的。

許：他真厲害，他是鄉師超人，今年 97 歲了。

獲：他有要求，你入鄉師，將來出來你要服務鄉村，你是否願意？有承諾的。

梁：舉例來說，以葛師和柏師來說，他們畢業後未有正式的証書，要教了兩年才有的。

呂：對，要教兩年。叫 Probation Bar。

梁：那兩年都是預期你們在鄉村教書？

呂：你在那裡教都有導師來看。

梁：導師都是教你們的。

劉：有沒有一入職就規定你們是教村校。

獲：在鄉村的地方教，你可以在鄉村走來走去。

呂：我們讀葛師，我們畢業後派去鄉村，但葛師的老師就沒有入鄉村看我們。如果看我們的，是鄉村的視學官，謝安，是派鄉村的去看，不是葛師的老師。

獲：當時周覺識，周一嶽的爸爸，很高級的。

梁：李宏輝有沒有聽過？

馬：有。

梁：有沒有看過你們？因爲李宏輝我們訪問過。

獲：他是視學官，負責整個新界區。尹耀聲都是。

呂：因我在鄉村教了三年，畢業後兩年就要給畢業證書了。這兩年是鄉村的視學官。

劉：另外，我想了解一下，當年新界的教育情況，應該每個家庭的小朋友都有機會讀書嗎？有機會受教育的有甚麼特點？為什麼家庭願意送小朋友去讀書？

馬：要交學費。

獲：不是很多\$4.8而已。

馬：我要寫收條的。

獲：那是書簿費，後來政府津貼收一元。因為，鄉村要送小孩子去讀書呢，他就是要看鄰居，為什麼他的小孩子有書讀，我的孩子不去呢？我們當老師的很願意和家長...而且鄉村不是很大，人人都知道你，人人都向你點頭，但我不認識他們。那些客家住「阿娘」，老的叫「婆頭」，你和他打交道之後，他們有信心把孩子送給你教，你有一個...一個模範，他覺得你的模範很好，就要把孩子送來。

劉：有沒有一些家庭是不喜歡送小朋友來的？

獲：有的，為什麼呢，不是不想他們讀，他要他工作：第一，他們要落田；第二，做完工，要在海邊「揀螺仔」，回家都很累了，很可憐的。種菜，到了收割的時候就要小孩子回去幫忙。

劉：有沒有一些孩子在上學，到農忙就不見了。

獲：不見了，他說「明天我不上學了」。「我明天，某人結婚，我要去喝喜酒，不回來了」，不用寫告假信。有時候也不說一聲，點名不見了，鄰座說「他去了喝喜酒」很有趣的。那你也要鼓勵他們，我們又不可打罵他們，他們又不會，最緊要你買一包糖、拍紙簿、鉛筆、波子、毬。那有時買幾個球，他們很可憐的，只要用些紙和水草，捲起來當球踢，如果有球是彈起來的，那就很高興了，你成績好考第一就送他一個球，其他的五仙一本拍紙簿，很薄的，他們當是寶了，整天抱着。有些真的沒有鉛筆，他頑皮也要送，要不然怎樣寫字？就是家庭不好，買了第一次，用完不買第二支，那老師就要在自己薪水中補給，我們只有 402 元薪水。

劉：最初入職是 402 元，之後再加？

獲：按年資，要考的。

馬：我校長是 300 多元人工，我是 402 元。因為他不是香港畢業。

獲：我結婚的時候，我先生只有 360 元。我生了一個孩子，就有 8 元奶粉錢，整天都是我在養家，不夠。我人工高，他人工低。那時我坐火車，告訴你一個笑話：「爲什麼那個女孩這麼傻，自己這麼高人工，自己嫁一個低人工的丈夫。」

劉：你先生做甚麼？

獲：公務員。那些人看我爲什麼我要嫁一個低人工的。他又因禍得福。那時候的火車，你到大埔都知，拿個鉗子去鉗票，那我先生就是做那些。那他的老闆說：「難爲你了，你愛情偉大，你不如回 office，不要站在這裡給人看、給人笑了。」那立刻調到 office，是 goods office，全部大陸來的貨你要處理，所以他的貨場很大的，每一天的豬和蓆子，供給全香港的，他要踏單車，我們吃的雞蛋那些。

劉：那時老師的人工也很高吧，聽你這樣說。

獲：我們一天吃三毛錢，一個午餐。400 元可以請兩個工人，煮飯的 40 元，帶子孩的 100 元。

劉：我想多問一樣事情，你們對鄉師併入葛師有甚麼看法？

馬：當然是可惜，不過沒有辦法...

獲：政府的政策原來是想開鄉師的，不過經濟上政府不撥錢，把 25 人撥去葛師，把鄉師關門。那我們出來，有些遺憾，我們志願是鄉師，但出來是葛師，雖然受的師訓一樣平等，也學到很多知識。但鄉師關門就好像失了一個朋友，鄉師的老師又散去了。好像我教的那個學校，業主收樓，學生就要走，老師也要走，好像前路茫茫。我們在葛師也有益處，我們的舍監也教我們很多東西，很多做人處事、中西的知識，她是一個很西化。

馬：那位舍監只是爲我們鄉師服務的，葛師的沒有機會...

獲：那件長衫短一點，也不可以，一定要做一件新的。

馬：有一晚吃完晚飯，把我們都捉到去她的房去，她的房是很大的，訓話訓了幾小時，當我們是子女一樣，很多話說。

獲：她也很守規矩，她的 husband 來探她，一到十點正就趕走，不可多坐一分鐘。我們夠鐘就要關燈。舊時我們做中學生很活潑的，又游泳、又野餐、又打籃球、又揹着鍋子到大埔拗燒烤、去萬佛寺。但她要求你坐得正，說話要斯文，長衫又不可以短過膝蓋，又不可以穿短褲，那是不正經的衣服。現在你說不懂那些中學生了，他們愛怎樣說怎樣，脫了領帶，在街上抽煙。

馬：有一次請我們整班男女同學上西餐館吃西餐，教我們規矩。這個碟子是誰的，男的和女的要隨着坐，男的要為女士服務。

獲：很多中西的文化，在那年吸收很多了。她和何艾齡很好的，何東的女兒